

現代戲劇叢書

關羽

張道藩 主編
趙清閣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現代文學叢書總序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

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

前者是說文乃組織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
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

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

現代文藝戲劇叢書總序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世，競尙詞藻，羣趨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莖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且力事模仿，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緝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卽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自序

在下層社會裏，一般無知人們只崇拜着兩個了不起的英雄，即關羽和岳飛。對於前者更偏愛些，簡直是近乎迷信地。差不多家家都恭奉着關羽的畫像。關羽的廟宇也特別多。尤其在北方，除非關羽和岳飛的廟是合併的，那麼人們每逢給關羽焚香朝拜時，也順便給岳飛插上三柱。或則是成了一種習慣，而絕沒有敬奉關羽那樣來得虔誠。如果關羽的廟和岳飛的廟是分開的，則永遠關羽廟前常年是車水馬龍，岳飛廟前常年是冷冷清清。又如：人們沒有誰呼關羽的名字的，皆尊稱之謂關公。呼岳飛却都是統稱岳飛。

這種現象間或上層社會也有，不過沒有下層社會那麼普遍。

促成的原因，據我推測，不外乎兩種：

(一) 社會迷信風尚 民衆教育水準低，頭腦簡單；著述「岳傳」的作者忽略了這一事實，把「岳傳」描寫得深奧、單調、乾燥，使民衆難於理解，不容易接受。而著述「三國演義」的作者就聰明的多了，技巧也好些。他能把握住下層社會的習俗，迎合民衆的心裏，將「三國演義」描寫得淺顯、曲折、生動，再加上些迷信的成分，比如關羽死後尚能常常顯聖，把所有殺害他的人全報復了。這使民衆信以爲真，因而既對於書的愛好，又吸

內患，而非「外侮」，然其侵害國家實甚於「外侮」。關羽這樣盡忠報國，難道還不足以稱爲民族英雄嗎？

基於這點不平之感，於讀過先後出版的谷劍塵、顧一樵、田漢等的「岳飛」劇本以後，遂引起本劇創作的動機。一則擬使無知和有知人們對於關羽的真正偉大處——卽「忠」的方面加以新的認識，新的估價。二則擬消除有知人們——尤其文化界——對於岳飛偏愛的現象，而從此承認民族英雄中有關羽的存在。

自執筆到脫稿，整整費了三個月的時間，蓋歷史劇本來較普通劇難寫，而尤其本劇，材料既少——「後漢書」只寥寥幾筆，「三國誌」亦不詳盡，「三國演義」又多歪曲，結果盡力選擇剪裁構成了這樣一個仍欠完善的劇作。爲了材料乾燥，遂根據戲劇原理，在有些地方加以強調，使其不至於失之鬆懈、平鋪，而能緊湊，曲折地發展下去。

同時，因須適合歷史性質，故將對話稍爲文言，以求調和。但念來還是容易聽取，蓋觀衆對於這裏的故事都很熟悉，並不難接受，故關於此點，演出者大可不必顧慮。

本劇主旨，在於激發愛國思想，抗戰情緒。意義方面，除去宣傳以外，更富有社會教育的作用。前面說過，民衆的教育水準低，頭腦簡單，因此對於「忠」字的概念太淡漠，必須用教育的方法，把「忠」底思想灌進民衆腦裏，也就是把愛國的思想，激發起來。利用關羽在民衆心中所占的固有地位，予以新的啓示。放大民衆信仰的聚點，把民衆引到

「忠」的路上來。所以，本劇寫來既要顧及到它能實用於舞台上，又須顧及到它能實用於講堂裏。也就是欲使其可以作戲劇演出，也可以作讀物閱覽，並可以作課本講授。

清閨三十年仲秋前夕於北碚

時間：

第一幕——後漢建安五年

第二幕——後漢建安十九年

第三幕——後漢建安二十四年（時魏、吳、蜀、已鼎立）

第四幕——第三幕數月後

地點：

第一幕——許都（今河南許昌縣）

第二幕——荊州江東陸口（今湖北嘉魚縣西南）

第三幕——襄陽（今襄陽縣）

第四幕——麥城（今當陽縣東南）

人物：

關羽

關平

周倉

張遼

陳震

關

羽

魯 廟 孫 權 呂 蒙 甘 寧 諸 葛 瑾 廖 化 馬 良 華 陀 趙 累 費 詩 王 甫 甘 夫 人 糜 夫 人 老 軍 軍 探 吳 兵

關

羽

二

第一幕

時間 後漢建安五年

地點 許都（今河南許昌縣）

人物

關羽——三十九歲。爲人忠、勇、仁、義，四字俱全。熟讀兵書，滿懷韜略；武

藝高強，乃三國時代首屈一指，衆莫能敵之英雄。與劉備張飛等桃園結義，誓共生死。黃巾作亂，破賊有功。後以奸臣專政，遂立志扶漢除奸。其愛國之熱忱，實有過於宋朝之岳飛而無不及。面貌莊嚴，鬚眉美髯；體格魁偉，一望則令人肅然起敬。獻帝封爲漢壽亭侯。

陳震——四十多歲，袁紹部下之謀士。

張遼——四十多歲，曹操部下之大將。

甘夫人——三十歲，劉備妻。

糜夫人——二十七歲，劉備妻。

老軍——五十多歲，關羽部下之隨從。

佈景 關羽居住室。布置古老華麗。舞台正面左側斜掛大幅帳幔。右側稍向外置一屏風，

帳幔與屏風交叉處供人出入。舞台左上端斜置兵器架，上面特別懸有一柄青龍偃月刀，耀人眼目；下端置茶几及椅。壁上有匾，橫書「忠勇仁義」四字，款爲「詔賜漢壽亭侯關羽」。舞台右上端置太師椅，椅前置長方書案，書案之右首爲圓窗。左首有盜鼓一隻。窗外爲通院落甬道，芭蕉投進窗來，蔥綠可愛。書案外首卽通院落之門，有竹蔭掩護。書案與門之間置一二箱籠，均固封。

開幕 燭光暗淡，夜色沉沉。徐風吹動芭蕉，壁影搖曳。關羽坐於太師椅上，托鬚閱書；時而長吁，時而短嘆，神情不寧之狀，溢於外表。

老軍 （先於屏風後伸出腦袋探望，然後躡手躡腳走出，恭立而顫聲道）稟將軍，有一位陳先生求見。

關羽 （端坐不動，眼不離書，只懶懶地道）叫他明天再來。

老軍 他一定要今天晚上見將軍。

關羽 （不耐煩地）難道你不知道三更半夜我是不會客的嗎？

老軍 （面現爲難之色，猶豫少頃道）可……可是，他說是將軍的老朋友。有要緊的事非見將軍不可。

關羽 （遲疑地放下書，轉向老軍道）是不是曹丞相府裏的人？

老軍 不是。他說是從河北來的。

關羽（想了想）好吧！你去請他進來。

老軍是。（走向帳幔外）

（陳震隨老軍上，關羽忙起身迎迓，但相見之下，並不認識，驚訝之至。）

關羽先生是誰？關某並不認識呀！

陳震（目視老軍後向關羽道）請將軍屏退左右。

關羽唔！（奇異地向老軍道）退下。

老軍是。（唯唯而下，面示詫異之色。）

關羽（讓陳震坐於盜鼓。自己坐歸原位太師椅上。）請問先生尊姓大名？

陳震鄙人陳震，在袁紹將軍的部下供職。

關羽失禮！失禮！關某久仰先生，可惜一直沒有見過面，今天識荆，真是三生有幸！

（言時極恭敬而有禮貌。）

陳震（謙虛地）哪裏！哪裏！

關羽先生無事不來，到此想必有所見教？

陳震（機警地從懷中取出書信）這是令兄劉皇叔託我帶給將軍的一封信。（說着將信遞給關羽）

關羽（拆開書信，閱覽之後，神色突變，遂不禁伏案而泣）……

陳震

將軍爲何這樣傷心？

關羽

（抬起頭來悲聲地道）家兄罵關某背盟負義，希圖功名富貴，其實關某無一時不在記念家兄，無一時不在計謀出走。這種冤屈，怎能叫人不傷心？（言下仍不勝唏噓。）

陳震

既然將軍沒有忘懷令兄，那麼，何如不去相從呢？

關羽

徐州失散之後，關某到處尋找，無奈得不到他的下落，也是枉然。

陳震

既然將軍不是希圖功名富貴，那麼，爲什麼投降奸臣曹操？

關羽

（慨然長嘆道）唉，當初關某被困於下邳的時候，本來打算斷首捐軀，爲國盡忠的。可是繼而一想，身邊還有兩位嫂嫂，關某死不足惜，撇下兩位嫂嫂無人照顧，於心實在難安的很。萬不得已才忍辱偷生。關某雖一介武夫，尙知禮、義、廉、恥。當初與家兄立誓同盟，匡扶漢室，而今曹操欺君罔上，關某豈甘附逆爲奸，背棄盟約，陷入不忠不義？（言下不勝憤慨）所以，關某在到許都之前，曾和曹操講定了三個條件，滿以爲曹操不會答應，誰知竟然允諾下來了。

陳震

（急問）哪三個條件？

關羽

第一：關某是漢臣，只能受漢帝支配，而不能服從曹操。

陳震

（冷笑道）此所謂掩耳盜鈴。

關羽 第二：將家兄的薪俸，照數發給兩位嫂嫂，作爲贍養之費。同時，嫂嫂的居室，不許閒人隨便出入。

陳震 曹操的金銀滿庫，哪在乎令兄的區區一點薪俸！況且又是國家的財帛，更不許他不給。至於嚴禁居室，這是私人的家法，曹操沒有權利過問。

關羽 （頗感窘迫）第三：一旦關某知道了家兄的下落，雖千山萬水，也要前往尋訪，以期聚會。

陳震 曹操奸詐，一面儘管假意應諾將軍，一面則極盡優厚之待遇，用以軟化將軍，使將軍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被感動而順服他。

關羽 （正色厲顏道）關某血性男兒，豈能爲利誘所搖撼嗎？關某自來許都，一不受其財，二不承其封；光明磊落，天地共鑑。

陳震 這樣說來，將軍只是客居許都，並不爲曹操所用？

關羽 是的。

陳震 （不禁冷笑）嘻嘻……

關羽 （詫異地）先生爲何發笑？

陳震 鄙人笑將軍已經爲曹操所用，自己還在鼓中。

關羽 先生由什麼地方證明？

陳震

袁紹與令兄爲安邦起見，立志破曹除奸，所以遣將調兵，前來攻打河南；眼看就要一鼓而下，誰想將軍竟然助紂爲虐，先在白馬之役斬顏良，又在延津之役殺文醜；我軍連折二將，於是大敗。這，難道不是將軍爲曹操所用嗎？（言下有不勝怨尤之慨）

關羽

說起這個，關某固然應當向袁將軍道歉，不過因爲從前袁將軍也常爲爭權奪利而戰，所以關某對於此次之出兵，仍舊誤會已往的動機；同時，環境所逼，關某也是處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直到不久以前，由於汝州和鞏都之役，關某知道了家兄現在河北的消息，才明白袁將軍乃是爲除奸安邦而戰，關某錯打了好人。因此心中非常地懊悔，於是決定在最近期間設法離開許都，協助家兄與袁將軍共同破曹，以謝關某鹵莽之罪。

陳震

（面現喜色）如此足見將軍忠義雙全。不過曹操詭計多端，只怕將軍難以脫身。

關羽

關某有言在先，諒他不能不放。

陳震

以鄙人看來，曹操之得將軍，如魚得水，而絕不會輕易放手的。將軍明走，恐怕是萬難走脫。

關羽

（堅決地）明走不成，關某就暗行。

陳震

悄悄地逃走，恐怕要算上策了。請將軍好自爲之。鄙人現在就告辭回去，免得令

兄掛念。（說罷站起）

關羽 那麼，拜託先生致意家兄，就說關某和兩位嫂嫂，不久就可以去到河北相聚，一切請他放心好了。（離坐恭送）

陳震 好好。請將軍留步！

（關羽謙讓，直送陳震出去，未幾老軍領甘糜二夫人自右門上。）

老軍 （指外面道）略，剛才將軍送出去的那位客人，就是從河北來的。

甘夫人 唔，你還聽見他們講些什麼嗎？

老軍 沒有啦。（思索一會後）呵，倒是聽見我們將軍送客人出去的時候，好像說是什

麼「不久就可以去到河北相聚」的話來着。

糜夫人 （欣喜地）謝天謝地，他已經有了下落。

甘夫人 只是二弟既然早就知道了，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害得我們日夜地着急。（坐於

茶几上首椅上。）

糜夫人 等一會二弟來了，我們還是裝作不知道，看他講不講。（說罷坐茶几下首椅上。）

（這時腳步聲響。）

老軍 一定是將軍來了。

甘夫人 那麼，你出去吧。

老軍 是。（急向右門走出）

（關羽上，瞥見甘糜二夫人甚驚異。）

關羽 （躬身行禮）嫂嫂怎麼這樣晚還出來？

甘夫人 因為有點事要和二弟談談，白天恐怕二弟太忙，所以現在出來。（言下顯得嚴肅而不快意。）

糜夫人 二弟剛才到什麼地方去啦？

關羽 （就坐於盜鼓上）沒有到什麼地方。剛才送一位客人出去。

甘夫人 客人誰？

關羽 是曹丞相帳下的一位幕友。（極不自然。）

（甘夫人以目視糜夫人，糜夫人冷笑。）

糜夫人 二弟這幾天可曾打聽出你大哥的下落？

關羽 依然杳無消息。

甘夫人 （正顏厲色道）這話是當真的嗎？

關羽 不敢欺瞞嫂嫂。（言下益顯不自然。）

甘夫人 （冷笑地）嘻嘻，明明二弟現在就是撒謊，還說沒有欺瞞我們。二弟這般行事倒